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6

无玷玉龙 ①

(台湾)独孤红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6

无玷玉龙 ④

(台湾)独孤红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6

无玷玉龙

①下

(台湾)独孤红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无玷玉龙

著 者 独孤红
责任编辑 文 奇
装帧设计 宏 松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20 字 数 430 千字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06-643-4/1·286

定 价: 26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简介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。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紫凤钗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港，之后《丹心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

《玉翎雕》、《孤骑》相继出版，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。稿约自此不断，再无暇兼顾公职，遂辞去电台工作，专心从事写作。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，作品达60余部，名列台港十大名家，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，所撰武侠小说无一版再版。被誉为台港第一快手。独孤红热爱戏剧，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。屡创收视佳绩，造成轰动。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《一代女皇》(台湾版)、《怒剑狂花》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。

碧空如洗，一轮明月高悬。

冷辉轻洒这座不知名的小岛，整个儿的浸沉在宁静而柔和的月色里。

世间每一个有月的夜晚都美，但都美不过这座小岛上的夜色，因为它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。

说它是座小岛，没有人会为它叫屈，它的确是够小的。

岛上，除了一座红墙绿瓦，飞檐狼牙的古刹之外，就是周遭一圈既高又密的森森林木，如此而已。

有雾的日子，海船航经，迷蒙之中，谁都会把它当作一只浮沉波涛之间的大海龟，能说它不够小？

岛上，三面是奇陡如削的峭壁，只有一面，也就是正对着古刹的一面，有一片沙滩，粒粒白沙如银，月光洒照下，闪闪生辉，远处看，令人几疑银河泻落海中。

如今，就在这古刹门跟银光点点的沙滩之间，一块平滑如镜的大石上，坐着两个人。

两个人，面对面，盘膝而坐。

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位布衣芒鞋的和尚，一个则是位身穿灰色裤褂的老人。

和尚，看上去是个中年人，不胖不瘦，很白净，肌肤几乎吹弹得破，一只手，十个指头不但白皙修长，而且根根似玉，庄严肃穆的一张脸上，长眉斜飞，凤目重瞳，胆鼻方口，可想得他在没皈依三宝之前，必是位俊逸超拔的人物。

老人，年纪至少在六十以上，身材瘦削，须发如霜，背上背一顶竹笠，脚上登一双草鞋，身旁石下沙地上，插着一根其色乌黑的细长钓竿，银丝盘绕，映月生辉，一看就知道，不是个钓叟，就是个老渔夫。

这两位之间，摆着一盘棋盘，诸子排列，黑白相间，乍看，难见胜负，但，和尚两手置膝，闭目而坐，十分安详，而那老人，则两眼紧盯着棋盘，皱眉捋髯，显然有点急躁。

好静，四下无声，声唯在沙岸浪花之间。

奈何！和尚打破了这份宁静：“施主，星移斗转了！”

老人眼皮都没抬：“少噜嗦，这一套我比你行，还能不知道时辰，急什么？就是三天三夜，我也要跟你拼到底。”

和尚道：“贫僧已经误了晚课，难不成施主还要贫僧再误明晨的早课？”

“算了吧！和尚。”老人道：“有我在这儿，水晶宫里的那些个，没一个敢来听你讲经的。”

和尚道：“施主存心坏贫僧功德，该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！”

老人猛抬头，白眉耸动，目光如电：“我坏你功德？你又耽误我多少下酒物？出家人阴损毒辣，下这么一手的狗屁棋，害我平添多少白发，捋断几根银髯，如来西天有知，该给你来个五雷击顶。”

和尚笑了，笑得很轻微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口下留德，出家人上乘佛旨，胸怀慈悲，怎言阴损？棋盘如战场，我不败人，人必败我，又怎言毒辣？”

“好嘛！”老人道：“把你想当初驰骋疆场，纵横敌阵的那一招用到这儿来了。我要是口下留德，也不会长年宰你那听经客下酒了；连你这出家人都这么争强好胜，不忌荤腥，我这张老嘴，何必留德，又为谁留德？”

和尚又笑了，仍然是那么轻微：“施主，不是和尚争强好胜，三宝弟子出家人，青灯贝叶之间长伴古佛，强如何？胜又如何？只是，棋如世事，子如世人——”

老人抬起青筋坟起的手，拦住了和尚话锋：“够了，和尚，省省心，别又想度化我，佛门广大，不度无缘之人；生公能使顽石点头，我连顽石都不如，该了之人不了，不该了之人却剃光了脑袋，烙上戒疤，翻着贝叶，敲着木鱼强说了，和尚你——”

和尚也抬起了他那白皙、修长，根根似玉的手：“施主，只怪贫僧自找，从此我不再劝你，你不说我——”

老人一摇头：“不行，你有息事之心，我无宁人之意，假如人人都像你，只会多念慈悲愤不平，只会——”

和尚微耸长眉：“施主——”

老人眼一瞪，大声道：“出家人休打诳语，别不承认，你悲愤不平，是不是为熊、袁二位，你心灰意冷，又是不是为李自成破京弑上，吴三桂变节借兵——”

和尚双目猛睁，奇光暴射，冷威逼人：“贫僧至盼施主，珍惜数十年莫逆之交。”

老人霍地跳了起来，须发皆动：“怎么，想掰交情？行，今夜月色好，你我就借这片沙滩，先痛痛快快的打上一架，然后再来个划地绝交，要不然我这口气咽不下。”

和尚深深看了老人一眼，合起双掌，低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”

“不知道他是要打架，还是要回寺，他就要往起站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声婴儿啼哭声传了过来。

这声婴儿啼哭声不大，但此时此地却来得太突然，也有一种能撕裂人心的震撼。

和尚猛一怔。

老人霍地转脸，就在几丈外，沙滩边缘，浪花之下，一

团黑黝黝之物。

他出手如电，一把抓起钓竿，振腕猛抖，一线银光离竿电射，点在沙滩边，浪花下那团黑黝黝之物上一点，立刻带起那黑黝黝之物倒卷而回。

几丈远近，来去如电，老人左手微探，接住那团黑黝黝之物轻放石上。

两个人同时都看直了眼。

那是个襁褓中的婴儿，面上背下的绑在一块木板上，衣物上涂满油脂，只有水珠，浸湿不透，正胸口处还缀着一个油布做成巴掌大小一个囊袋。

婴儿两眼紧闭，一张小脸瘦得皮包骨，而且白里泛红，几几乎全脱了皮。

就这么一个婴儿，此时此地居然漂来这么一个婴儿。

突然，和尚闭上双目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”

老人霍然定过神，机伶一颤，伸手急探婴儿口鼻，然后他神情一松：“我糊涂，刚还听见他啼哭——”

猛抬眼又望和尚：“和尚，命虽犹在，气仅一丝，快救他。”

和尚脸上没一点表情：“出家人理应施救，但施主为什么假手贫僧？”

“难道你也糊涂了，我所学太过刚猛，他一个襁褓婴儿，

哪里禁受得了！”

“施主说得是，但救了他之后又如何？”

“又如何？和尚你问得好，先答我问话，这座岛离陆地多远？”

“不近。”

“就是铁打的金刚，钢铸的罗汉，多日漂流海上，风吹雨打，晒不说，大风大浪不说，水底更有吃人之鱼也不说，单这饥饿就能要命，而他现在还活着，你说，他的命大不大？”

和尚道：“施主怎知他是从陆地漂来，而不是被人从船上丢下海？”

“就算是从船上。”老人道：“这座岛，周围几十里内遍布暗礁；除了我，任何人不能近，过不来，从几十里外漂来，难道他的命就不算大？”

和尚微点头：“贫僧不能不承认，此子的确命大。”

“那么——”老人道：“茫茫大海之中，这座小岛犹不及一粟，他居然能漂来此地，而且不在岛东，不在岛西，不在岛后，就在你我的面前，他是不是跟你我有缘？”

和尚道：“数十年的交往，贫僧记得，施主你从不信——”

老人截口道：“现在我信了，由不得我不信，难道和尚

你不信？”

和尚道：“出家人焉有不信之理，此子确跟施主、贫僧有缘，又如何？”

老人叫道：“和尚，此子福命两大，又跟你我有缘，你还问又如何？”

和尚道：“贫僧自剃度出家，皈依三宝，已是与世无争，几十年青灯贝叶，更是修得心如明镜，施主请看胸前囊中何物，便知贫僧是不得不问又如何！”

老人道：“胸前囊中何物怎么样？你还没看，怎么知道他胸前囊中藏何物？”

“何须看！”和尚道：“他的父母亲人这么做，必然万不得已，这种万不得已，也必是后日的仇怨——”

“和尚，你还是人，不是神仙，我就不信。”

老人出手如电，一把扯下婴儿胸前油布囊袋，接着扯开，只见里头折叠着一块白绫，伸两指抽出白绫，赫然见斑斑血渍。

老人神情登时就是一震，急摊开白绫，斑斑血渍一字字，竟然是一封血书，等凝目看完血书，老人不禁脸色大变，惊骇出声：“和尚，整一甲子的青灯、贝叶，你真已经修成正果了。”

整一甲子？天！这和尚到底多大岁数了？

他要把那块白绫血书递给和尚。

和尚不接，也闭目不看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不要坏了贫僧一甲子的苦修。”

老人沉腕收回那幅白绫血书，震声道：“和尚，难道你就能任这么一条性命——”

和尚截口道：“贫僧不敢，三宝弟子出家人，怎敢有违慈悲佛旨，贫僧救他，保住他一条性命后，请施主带他去！”

“好哇！和尚。”老人大叫：“你顾你的苦修，硬把我往地狱里推！”

和尚道：“要救他的是施主，不是贫僧，贫僧何敢推人下地狱，施主带他走后，尽可以把他送人抚养。”

老人身躯一颤，点头道：“没错，我可以这么做，可是我要是这么做了，不用你推，我就到了地狱的第十八层了。”

和尚道：“那是施主的事——”

老人身躯猛颤：“奈何他碰上的不是我一个，和尚你信的是佛，重的是因果，难道你就不认为这是天意。”

和尚道：“头一眼看他的是施主，施展神功绝艺把他接到面前的是施主，要收他要他的也是施主，贫僧不过是个局外人。”

老人道：“和尚，你修得还不到家，大千世界，谁是局外人，谁又在局内——”

和尚道：“施主，不管怎么说，贫僧——”

老人须发暴张，劈胸一把揪住和尚：“和尚，你读的什么，修的什么？满口慈悲阿弥陀佛，一付心肠比谁都硬，你再敢说个不字，我放火烧你的窝。”

和尚仍然那么安详：“古刹本无主，施主要自造罪孽，与贫僧何干？”

老人目眦欲裂，血书又递到和尚面前：“和尚，睁开你的眼看看，等你看过后仍能说个不字，我抱起他扭头就走，从此你修你的正果，我就是真下十八层阿鼻地狱，也绝不会怨你！”

和尚没睁眼，道：“施主，要看贫僧早看了——”

“不！”老人道：“你非睁眼看看不可，对你的铁石心肠，也得让我口服心服，你要是不睁眼，我就是拼着浑身罪孽，耗损他这条小命，也要跟你没完，和尚，到那时这罪孽你不能说没份，十八层地狱咱们携手走一趟，也不枉咱们几十年的老交情。”

和尚还是那么平静：“施主——”

老人激怒，震声大喝：“和尚——”

夜空中突然响起一声沉雷，晴天何来霹雳？

不知何时，乌云已然遮月，大地一片黑暗。

天威难当，和尚一惊睁目，怪的是此刻云开一线，冷辉

直泻，正照在眼前那幅血书上。

以和尚的修为，就是夜色如墨，血书上的字，他也能一行行，一字字看得清楚，何况偏就此刻泻下这么一片月光。

和尚怔住了，脸上是极度的惊异。

倒不是因为血书，而是因为那声霹雳，这片月光。

老人须发暴张，身躯剧颤，猛然抬头仰望，颤声道：“和尚，你能说这不是天意，你能说这不是天意……”

不知道和尚是不是看完了血书，他没再闭目，低头望向石上的婴儿，伸出右掌，按在婴儿心口之上……



大晌午天儿，日头能晒出人的油来。

一眼望过去，穿过这个村子的这条黄土路上，上头晒，下头烤，空荡、寂静，看不见一个人影。

就连这整个村子，都像死了似的。

看上老半天，恐怕只能看见一样东西在动，还“咆”“咆”的在响，那是村口那株大树荫凉下的一条大黄狗，趴在那儿张着嘴伸着舌头。

可是，这会儿村子里有家小酒馆儿却正热闹着。

其实，说热闹，扳着指头算，也不过那么四个人。

只是，在这时候能有这么四个人，不歇息，不怕热，宁愿大把大把的流汗，一个口沫乱飞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三个兴奋激动，圆睁着眼，半张着嘴，傻小子似的竖着耳朵听，这已经是绝无仅有的难得事儿了。

这会儿谁会上酒馆儿来喝酒，谁就是疯子。

这四个人，一个不清楚，三个全是这家酒馆儿的。

四个人围坐着一张小方桌，靠里的那位，穿身黑大褂儿，黑的都变白了，袖子几乎掳到了胳肢窝，敞着胸，一根根的骨头都数得出来。

这位，看年纪四十多，眼凹腮瘪，满脸的胡子茬儿，一付落魄相。

另三个，围坐三面，看装束打扮，一看就知道是酒馆儿的伙计，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。

桌上，是把带着茶垢的小茶壶，还有个茶杯，尽管带着茶垢，倒都是细瓷的。

穿大褂儿的瘦汉子两手边儿那两个，尽管自己拿着手巾猛擦汗，可是另一手各一把破蒲扇，“呼嗒、呼嗒”给瘦汉子扇着风，简直就唯恐侍候不周。

正对面坐的那个也没闲着。

他要是闲着，打扇子的那两个也不干，本来嘛！听好听的，是六只耳朵，出力忙和的，怎么能只四只手？

他管的是沏茶、倒茶，外带跑腿。

门口挂着竹帘子，可是能让人闭过气去的炙热还是不住的猛往里钻，不碍事，它钻它的，丝毫减不了这三位的兴头儿。

突然，正比手划脚，说得天花乱坠的瘦汉子两眼往桌面儿上一直，话锋打住了。

正对面儿那个气猛一泄，整个人差点儿没萎在那儿：“得，又到了扣儿了，偏就是要人命的紧要节骨儿。”

瘦汉子瞪了眼：“滚你一边儿去，你把大叔我当成‘天桥’说书的了？大叔我喉咙都要冒火了，倒茶！”

他这儿刚说完，另两个连推带催：“倒茶，倒茶！快，快！”

正对面儿那个登时有了精神，霍地挺直了腰板儿，一咧嘴，抓起茶壶就倒，只滴了几滴儿，就没了。

“哟！麻烦了！”

“麻烦什么？再去拿一壶呀！”

“不成啊！我没茶叶了！”

瘦汉子说了话：“没茶叶了？那好，等什么时候有茶叶了知会我一声。”

说完了话，他就往起站，。

打蒲扇的两个，两只手按住了他，两张脸都是央告色：